

燃烧吧，剑！幕末最后的浪漫

新选组

异闻录

最日本的武士之魂

日本明治维新

最强的悲情剑士组

一本书读懂日本崛起之谜



史上超强日本史

看日本高清艺术片，认识日本社会，看铁与血中挣扎的新选组，了解日本历史

孙昊

古吴轩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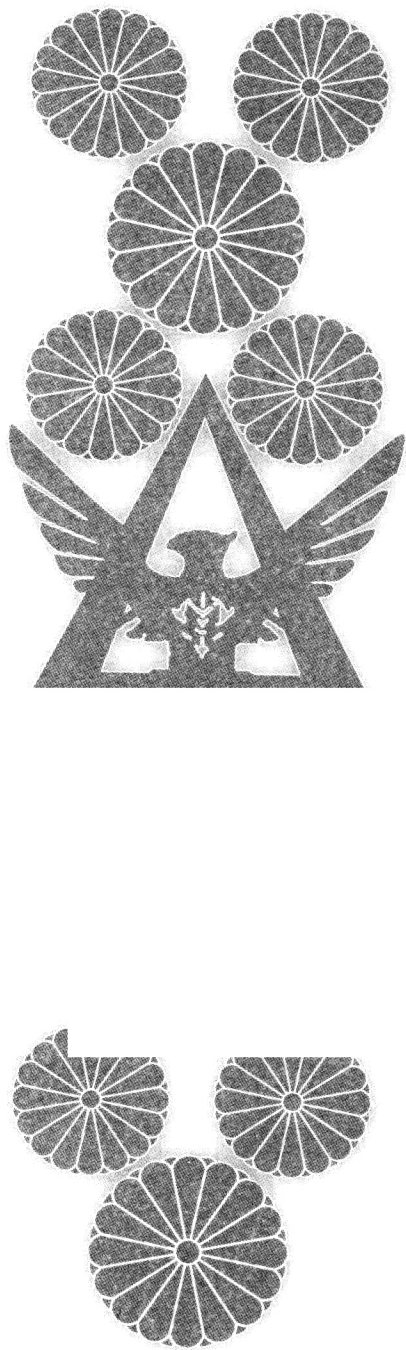
燃烧吧，剑！幕末最后的浪漫

新选组

异闻录

最日本的武士之魂

日本明治维新 最强的悲情剑士组 一本书读懂日本崛起之谜



看日本高清艺术片，认识日本社会，看铁与血中挣扎的新选组，了解日本历史

史上超强日本史

孙昊 著

古吴轩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新选组 / 孙昊著. — 苏州 : 古吴轩出版社, 2010.10

ISBN 978-7-80733-539-9

I. ①新… II. ①孙… III. ①武士—史料—日本
IV. ①K313.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90177 号

策 划: 李 筱
责任编辑: 张 颖

书 名: 新选组
著 者: 孙 昊
出版发行: 古吴轩出版社

地址: 苏州市十梓街458号

邮编: 215006

Http://www.guwuxuancbs.com E-mail: gwxcbs@126.com

电话: 0512-65233679

传真: 0512-6522075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业和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7
版 次: 2010年10月第1版 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733-539-9
定 价: 29.8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010-65421289

新选组（又名“新撰组”），日本幕末时期一个亲幕府的武士组织，也是幕府末期浪士的武装团体。在成立初期得到当时担任京都守护职的会津藩主松平容保支持，并纳入会津藩编制。主要在京都活动，负责维持当地治安，对付反幕府人士。在1864年的“池田屋事件”中，新选组重创京都内提倡尊王攘夷的激进派。他们在“戊辰战争”中协助幕府一方作战，1869年战败投降后解散。

新选组最为人所知的特色是“诚”字队旗、青白衣（衣袖上印有山形图案的独特羽织）和“局中法度五条”（规条，见封底）。

新选组的组织编制受西式军制影响，最高首领是局长，以副长（副局长）辅助，以下再设副长助勤、监察方（负责情报工作）和勘定方（负责会计）等职位。副长助勤是统率一个小组的组长。新选组共有10个分组，编号从一番至十番（第一至第十），每组约有10人。组长以下又设置了伍长。

队员平日进行武术练习，在京都市内巡逻和搜寻潜伏的反幕府浪士。新选组的剑术流派以近藤勇一派的试卫馆的天然理心流为主，此外也有神道无念流、北辰一刀流及其他流派加入，也有队员学习枪术和柔道。

新选组在成立初期时资金不足，营运资金主要来自会津藩的御用金和一些富商的资助。后来新选组成为幕府属下，队员从幕府得到工资，有时也从一些特别行动中得到补偿金。

目 录

第一章	血樱 / 1
第二章	芹泽鸭 / 16
第三章	京都的浪人 / 32
第四章	狼的主人 / 45
第五章	乱行 / 60
第六章	新选组 / 75
第七章	刺杀芹泽鸭 / 90
第八章	禁门之炎 / 103
第九章	山南之死 / 118
第十章	三条的制札 / 131
第十一章	内讧的血风 / 144
第十二章	油小路的绝杀 / 157
第十三章	决战之前 / 170
第十四章	鸟羽伏见的暮色 / 185
第十五章	败退的道路 / 198
第十六章	鬼副长的奋起 / 213
第十七章	悲风 / 226
第十八章	宫古湾大血战 / 240
第十九章	终焉 / 253
	新选组年表 / 263

第一章 血櫻

一、血濺池田屋

这是一个乱世中的黑夜，元治元年（1864年）六月五日，日本京都。

再过一天，京都百姓即将迎来一年一度盛大的“祇园祭”。传说在遥远的平安朝（日本古王朝，公元794年—1185年）时代，为镇住猖獗的瘟疫之鬼，京都八阪神社竖起六十六根长矛，抬着三抬神輿，举办祭祀牛头天王的“御灵会”，这便是祇园祭的由来。到了室町时代，以京都商町（町即是住宅区，商町便是以商铺为主的城市区域）云集的下京地区为核心，祇园祭成为当时最盛大的节日。每到和历（日本古历法）六月，下京的町民们便抬起代表各町各业标记的豪华山车，以宵山为中心，沿着京都的大街进行热闹非凡的游行。沿街有许多店铺还会把美味、百货甚至镇店之宝摆放在摊位上，供游人欣赏购买。

这一年也不例外。

不过，乱世毕竟是乱世，哪怕是一片灯红酒绿中，也暗暗流动着阴谋的气息。盛夏那燥热不安的深夜里，一名家仆打扮的老者打着灯笼，避开人群，独自缓缓行走在四条小桥之上，灯笼的光忽闪忽闪，宛如坟地中的鬼火，和京都繁华地区的歌舞升平大不协调，更让人怀疑的是这老者的眼神，在光线的闪烁下四处游离，仿佛背后有鬼魅跟着他似的。

七拐八拐，那老者来到了一家炭薪铺前，“呼”地一口气吹灭了灯笼，



迈脚准备进入其中。这时，老者猛然一惊，回首一看，铺前大树的疏影下，分明站着两名壮汉，一名身材足有六尺，另外一位则要矮小些。

“呜哇！”那老者刚要转身溜走，矮小的汉子一个箭步上前，一棒砸在老者的肩胛骨上。老者吃痛蹲了下来，灯笼也跌落在地。那根棒子又横扫过来，砸在老者的脚踝上。他惨叫一声，瘫倒在地。

那巨汉走上前，三下两下便把老者捆成了粽子，然后低声喝道：“忠藏！”

“你们是新选组？”那叫忠藏的老仆明显十分害怕，瑟瑟发抖。

“我就是新选组的‘诸士调役’（负责情报侦察的人员）岛田魁。”那巨汉毫不隐瞒。

“我是山崎丞。”那使棍子的汉子补充道。

“官部鼎藏精明一世，怎么派你这个不中用的家伙来办这等机密事。”岛田魁冷笑一声。官部鼎藏是熊本藩藩士，这名忠藏是他的仆人。

“我只是替主人来购买炭薪的啊！”忠藏哇哇诉冤起来。

山崎丞和岛田魁互相间使了个眼色，随后使用块绢帕把忠藏的嘴堵上，然后山崎丞举着棍子进入了炭薪铺中……

好久一会儿，山崎丞走了出来，将许多东西呼地往地上一扔，在外面把风的岛田魁一看，好家伙——有厚厚一沓信件，寄给长州藩的，寄给萨摩藩的，有手枪火药，还有几个灯笼，上面赫然写着“會”字。“會”字是新选组上级领导，维护京都治安的会津藩的家纹标示。

“你们伪造会津藩兵士的灯笼，究竟有什么企图？”

忠藏吓得一头是汗，只是呜呜地摇头否认。

“岛田，问他是没用的，只要知道这家炭薪铺的主人什么时候回来就行了。至于这些东西，也印证了京都所司代的情报是准确的，看来京都的尊攘派浪人真的要有大的举动了。”山崎丞提醒到。

第二天早上九时，一名梳着银杏髻，穿着洋绉布褂子的商人，不急不慢地朝着炭薪铺走来，待到他走到铺门口时，发现铺子里走出数名身着浅葱色羽织（罩在和服外面的袍子）的剑士，为首的人肩上扛着一支长枪。

扛枪之人跨前一步说：“我是新选组武田观柳斋，喜右卫门，请跟我到壬生村的屯所走一趟。”他脸上满是嘲弄的神色，却发觉这名叫喜右卫门的

炭薪商人神色镇定，根本不像个普通的商人。

入夜后，京都壬生村新选组屯所，篝火熊熊，一片肃杀的气氛。屯所的里屋不时传来撕心裂肺的惨叫声。许多队员严装待发，环聚在一名高大的壮汉身边。这壮汉气定神闲地拄刀端坐在大厅中，不时侧耳听听里屋的动静。此人面型硬朗，浓眉下的眼睛如鹰隼般投射出冷冽的杀气，他正是新选组总长近藤勇。不久，里屋沉寂了。过了一会儿，另外一名肩膀高耸的男子步出，与杀气外溢的近藤不同，此人面容白皙，丰发神姿，特别是那双狭长而漂亮的眼睛，更加显得深邃，此人便是人称“鬼副长”的土方岁三。

“已经招认了，这人实名古高俊太郎，是近江的一名尊攘派（幕末时期以尊皇攘夷为职责的激进人士）浪人。”土方沉稳地向总长汇报着。

熬不住酷刑的喜右卫门供认：自己原名古高俊太郎，出自近江。在即将举办的祇园祭上，尊攘派浪人有个惊天计划——他们准备混入到祭祀队伍里，纵火焚烧京都下京与御所（日本高级统治者居住的府邸），趁乱刺杀禁里守卫总督（负责皇宫守卫的幕府官员）一桥庆喜、京都守护职（负责京都治安的幕府官员）松平容保，并将孝明天皇挟持到长州去，推进尊皇倒幕大业！

即使是杀人不眨眼的近藤勇，听到此计划后也不禁大吃一惊，当即决定，派人将此事汇报给会津藩、桑名藩，请求援助；另外新选组即刻出发，搜捕这些不法浪人。

“山崎丞！”近藤勇一面和队员围上锁子甲，绑上长刀，一面大声呼唤着山崎的名字。

山崎丞从人群中走出来，汇报说：“在下已经调查清楚，长州的吉田稔磨、杉山松助、有熊吉次郎，在傍晚时分，与熊本藩士宫部鼎藏、松田重助悄悄会合，向三条木屋町的池田屋走去。另外，许多尊攘派人士，可能集结在绳手的四国屋。这帮人已知道喜右卫门被捕的消息，估计正在密谋突袭我们的屯所，解救人质。”

近藤勇决定兵分两路，先下手为强。一队由自己率领九名队员，沿四条桥前进，目标池田屋；另一队由土方带领，共二十四人，取道三条桥，目标四国屋。



其时，新选组共四十名队员，除六名病号留在屯所外，其余全部参与到此次行动中，算是倾巢出动。

晚上十时，八阪神社前，集结待命的新选组队员头上扎着白发带，手中举着松明，为首的近藤勇焦急地来回踱着方步，因为原本要和新选组一起行动的会津藩兵，还窝在藩邸里，为抓捕方案争吵不休。

“总长，时机稍纵即逝，不能再等下去了。”副长土方岁三建议道。

“不错，你们跟着副长行动，前往四国屋。其余的人跟着我来，目标池田屋。”

按照近藤原本的想法，池田屋位于长州藩邸近旁，而且又是该藩尊攘藩士经常聚会的地点——敌人不该如此大胆，还选择在这个地方集结，所以便把主力队伍派给了土方岁三，而自己这一队的主要任务，便是沿河原町往池田屋方向搜索，并伺机截断四国屋浪人的退路。

到池田屋附近，近藤勇才发现自己失算了——池田屋是对方的集会场所，参与聚会的浪人有二三十人。

半个时辰过去了，会津援军还没到来，近藤勇不及多想，便命武田观柳斋手持长枪，与谷万太郎、浅野早太郎三人固守池田屋入口；奥则荣助、安藤早太郎与新田革左卫门三人则绕到池田屋与长州藩邸相连的里口（院子里的后门）处，防止浪人逃脱；近藤勇自己与冲田总司、永仓新八、藤堂平助，负责从正面突入池田屋！

元治元年（1864年）六月五日夜，池田屋台阶前，新选组总长近藤勇，猛然拉开池田屋玄关大门，屋内一片沉寂。这时，近藤发现内室帷帘后，池田屋的主人总兵卫惊惶闪出，正准备往二楼跑，近藤勇立刻判断出浪人全在二楼。他留下永仓新八与藤堂平助在一楼，自己与总司自楼梯快速冲上，发现二十多名浪人正在二楼厅堂上坐着，中间围着一盏油灯，忽明忽亮。

近藤暴喝一声：“奉会津中将（会津藩藩主松平容保官衔为左近卫权中将，新选组归其辖制）命，新选组行事，还手者无容赦，斩！”池田屋浪人纷纷起身抽刀，熄灭了油灯，陷入黑暗的池田屋随即陷入一片凄冷的刀光中。距离冲田总司最近的一名浪人，嚎叫着举刀往总司身上扑来。冲田总司身影如鬼魅般，不退反进，一剑干净利落地刺穿了那名浪人的喉咙。

“平心眼！”一名认得冲田总司的浪人惨叫了声，声音中充满了恐慌和绝望，恐怖的感觉一霎传染到所有浪人的心里：“原来这就是平心眼，原来这就是新选组天才剑士冲田总司，该死，今天可真倒霉。”

“平心眼”是冲田总司的独门剑术，能将长剑瞬间连刺三回，许多人还不明白怎么回事，身上就多了几个透明窟窿。

冲田总司平端着长剑，姿势宛如凝固的冰雕般，苍白瘦削的脸，嘴角却挂着一丝冷笑，单薄的身体此刻却化为一道无法逾越的屏障，他的杀气场，已经笼罩了池田屋整个二楼。

不少惊慌失措的浪人二楼飞身跳到一楼，试图从中庭处逃脱。下面的藤堂平助与永仓新八陷入苦战，近藤勇眼见主战场已转移到一楼，只留总司一人在二楼牵制，自己也冲到一楼。

这时，绝望的浪人更加疯狂，踩着同伴的尸体狂呼酣战，藤堂平助沐浴在刀光中，额头眉间处突然被砍中，鲜血顺流直下，模糊了他的眼睛，无奈下只得退出战线。把守便所的永仓新八，接连用剑刺穿了好几名对手。这时一名浪人挥刀斩来，新八用刀格挡，一声钝响后，新八的爱刀折断，只得快速从敌人尸体上拾起一把刀，刺入对方的腹部。对方倒下后，新八才发现自己的手指被砍断，淋漓的鲜血，伴随着钻心的疼痛。

二楼的冲田总司独自面对五名浪人的包围，其余的浪人不断逃走。那五人占据了不同方位，把总司围的水泄不通，然后挥刀斩下。总司的身影宛如鬼魅，不但同时躲过了五个方向袭来的斩击，还反手刺死了一名敌人。

剩下的四人惊呆了，这是个怎样的对手？不愧是人称天才剑士的冲田总司。剩下的时间，双方静静对峙着。这四名浪人明白，自己不能上前攻击，更不能逃跑，只要总司察觉到他们的动摇，就会以闪电般的速度把他们一一击杀。突然，总司口中吐出一口鲜血，伴随喘不过来气的咳嗽，原本就单薄的躯体，开始摇晃抽动起来，步法开始凌乱——该死的肺病，居然在如此关键时刻发作。突然之间，总司痛恨自己，更想摆脱掉自己的身体。

那四名浪人见此机会，丧魂落魄般从总司身旁溜走，连回头看一眼的勇气都没有。冲田总司，转身来企图追击，一阵更为剧烈的咳嗽后，无力地倒在了二楼的地板上。



正面突入池田屋的新选组，只剩下近藤勇与永仓新八了，他们与好几名浪人缠斗在一起。其余的浪人或从中庭杀出，或从二楼破窗跳下，发疯般朝奥则荣助等三人把守的里口杀来，足足有十多人。只要冲出里口，再往北跑三百米，就能进入长州藩的藩邸，躲进去便能享受到治外法权，幕府的警察根本无权搜捕。可以想象，里口处的奥则等人，承受的是如同暴风骤雨般的冲击——土佐脱藩浪人望月龟弥太如豹子般飞跃而上，一刀斩死了挡在其身前的奥则荣助，夺路而出。其余浪人也呼喝而前，乱刀交加，安藤早太郎和新田革左卫门被砍成了血人，但仍顽强地抵御着浪人们的突击。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土方队从四国屋赶来，与把守入口的武田观柳斋一起，冲入池田屋。浪人们的抵抗意志被完全粉碎，徒劳地沿着各个街道逃窜，但各处出口早被赶来的会津、桑名藩兵守死，只得缴械投降。翌日凌晨，藩兵们又把市井严密搜查一遍，捕杀漏网的浪人。

第二天清晨，阳光照耀到京都的大街上，百姓们此时才敢出门，他们躲在远处观望着狼藉的池田屋。屋前横着数块门板，上面躺着很多残缺不全的死尸，另外还有许多浪人被绳索捆绑在门柱上。不久，从池田屋中走出一队身着浅葱色羽织的剑士，朝壬生村屯所慢慢走去。队列最前方的“诚”字旗，在金色的阳光中呼呼招展着。

“壬生村的狼！”

“池田屋的刽子手！”

新选组队员面对这样的低声议论，脸上却是满不在乎的表情，因为在这个乱世中，击倒敌手，活下来看到明天的太阳，就是最大的真理。

二、幕末的开端

因为这是个用剑发言的时代，幕末。

由此才出现了用剑来奉行理念，用剑来解决事端的族群，人斩者，新选组便在其中。从新选组成立到消亡，共七年的时光中，斩人、被斩，暗杀、被暗杀成为这个群体主要特色。淋漓的血，宛如飘洒而下的樱花，渲染了幕

末那灰色而激荡的底色。

正因为有了幕末如此的板荡之世作为大舞台，才有了新选组这群在乱世中纵横驰骋的杀人团体。

幕末时代的开启，得自于大洋彼岸的一支舰队。

嘉永六年（1853年）的夏天，江户湾浦贺冲海面停泊的，如乌鸦羽毛般的舰船，正式拉开了这个动荡时代的帷幕。这是一支由佩里舰长率领的美利坚合众国舰队，共有四艘巡洋舰。佩里不仅带来了总统请求日本开国的国书，还随行带来了一百门强大的火炮，把“胡萝卜加大棒”的美利坚外交精神展现得一览无余。

当时欧美船只的船体大多涂成黑色，加上蒸汽烟囱又会冒出浓浓的黑烟，日本老百姓将其称为“黑船”，所以佩里舰队抵达浦贺冲，要求日本开国的事情，便叫做“黑船来航”。

不久，气势嚣张的黑船，开始朝江户城（德川幕府所在地）上空发射空包弹，凌空爆炸的炮弹转化成巨大的烟火。江户，这座全日本最坚固的城堡在炮声中战栗着，幕府（当时日本的世俗武家政权，领袖为将军德川氏）的诸位老中（类似内阁大臣，多由德川氏的家臣担任）也被震得六神无主——西方蛮夷列强的火力太强大了，强大的清帝国尚且被轰开了国门，何况我小小的日本？

六月六日，在佩里的武力恫吓下，幕府终于妥协。九日，佩里一行被允许登上久里滨，将美利坚总统亲笔信与国书交给了浦贺奉行户田氏荣、井户弘道，督促日本尽早开国。户田等以将军德川家齐病危为由，请求将开国事宜延长一年。佩里点头应允，于十二日拔锚而去，返回香港。

在黑船离开后十天，德川家齐去世，其继承人德川家定（十三代将军）因自小就落下脑性麻痹的病症，无力处理国政。以阿部正弘为首的一帮老中，又都顾惜清名，都不敢贸然在开国书上签字。然而美国人却没耐性等下去。

次年，即嘉永七年（1854年）一月，佩里带着更为强大的舰队，杀气腾腾地来到江户湾，要求幕府履行诺言。幕阁开了整整一个月的轱辘会，终于在三月三日允许佩里在横滨登陆，并签订了《日美和亲条约》。条约规定，日本给予美国最惠国待遇，开放下田、函馆港口，另外美国船只停留日本时，



日本必须提供船员燃料与淡水（薪水支付令）。自三代将军德川家光实行锁国政策后，历经两百年封闭的日本，再次对外部世界打开了大门。

日本国人不会忘记，六百年前，世界上最强大的可汗忽必烈，为征服日本，派来了数千艘战舰与十多万军队，结果却在镰仓武士（日本第一个武家政权）的奋勇抵抗下，连块登陆之地都无法占据，甚至遭遇了巨大的暴风，全军覆没。此役后，日本的武士成为国家守护神，暴风也成为庇佑日本的“神风”。日本是神选之国，注定会在遭受外来侵略时得到神的庇护，这样的信念在上至天皇下至庶民的心中是根深蒂固的。

现在，一帮红发碧眼的蛮夷，居然用区区几艘炮舰就打开了神国的大门，还迫使神国签订了不平等条约，国内一片哗然，幕府受到猛烈的指责。此时已大权旁落的孝明天皇也从深宫里发出声音，疾呼天下共攘丑夷，维护神国的尊严。孝明此言一出，立马激起了日本一片“尊皇攘夷”的怒潮。其中以当年奋勇抵御过蒙元入侵的武士们，情绪最为高昂。武士们在思想上遵循江户时代著名思想家山鹿素行的言论：武士是“四民”（士农工商）中的精英，是国家的主人翁，武士道精神自神武天皇东征时就存在了，如天壤般无穷，职责就是以武威为骨，以道义为髓，上报皇国，下安万民；行动上，他们以十四世纪著名的尊皇武士楠正成（被誉为“花之樱树，人之楠木”）为楷模：这位武士在一次明知必死的出征前，还叮嘱儿子不要忘记继承父亲报效天皇的志向，后来其与兄弟战败切腹那一刻，许下了“七生报国”（前三生、此一生和后三生）的誓言。

现在正是国家沦亡之秋，江户的武士要以心目中的“楠公”（楠正成）为偶像，为了神国与天皇的荣光，哪怕身死，也誓要将染指日本土地的蛮夷驱逐出去，这便是“尊皇攘夷”。

可谁曾知道，对尊皇攘夷感到畏惧的，正是出身武士的上层统治者——幕府。当时日本的最高统治者，法理上虽是京都的天皇，实际却是在江户的将军，而将军的天下，又是和大名（地方各藩国的封建领主）们共同的天下。与将军最亲近的，是同样姓德川的“御三家”，即纪州、水户、尾张三藩，这三藩在将军嫡流绝嗣时，有资格推出候选人延续幕府的血脉。至八代将军德川吉宗时，又设立了家格仅次于“御三家”的“御三卿”，即田安家、

一桥家和清水家（其中清水家于九代将军家重时设立）。其次，便是德川取得天下之前，就担任其家臣的，所谓的“谱代大名”，这些谱代世袭幕阁大老与老中，是幕府的实际执政者。再次，便是之前与德川为敌，其后才降伏的“外样大名”，按照幕府创始人德川家康的训诫，这些外样不允许过问幕政，只有对自己藩国的治权。不过到了幕末，外样中的萨摩、土佐、长州与肥前四藩，通过变法革新而富强起来，号称“四雄藩”。在尊皇攘夷运动中，这些雄藩也要求参与国政，与幕阁分享决断大事的权力。如此，天皇、尊攘义士以及雄藩参政，实际构成了损害幕府权威的三大因素。若纵容天皇与藩国威信的增大，幕府最终的下场只能是倒台。

安政五年（1858年），铁血人物井伊直弼就任幕府大老。执幕府牛耳的直弼，为排除异己与打压尊攘派义士，重树幕府权威，制造了震惊日本的“安政大狱”。

三、安政大狱

安政大狱的深层原因在于将军的继承者之争，十三代将军德川家定天生羸弱，没有子嗣。幕阁认为当务之急，便是在家定有生之年，从御三家或御三卿中，先挑选出继承人来，以避免家定死后可能出现的混乱。继承人候选人只有两个，纪州藩出身的德川庆福和一桥家出身的一桥庆喜。自此，幕府分裂为两派势力，一为支持庆福的“南纪派”，一为支持庆喜的“一桥派”。南纪派首席为谱代大名、彦根藩主井伊直弼，成员多为幕阁臣僚。一桥派首席为水户“老公”（前藩主）德川齐昭（庆喜本身就是他的第七个儿子，过继给一桥家的），成员多为地方雄藩，萨摩藩主岛津齐彬、越前藩主松平庆永等，都属一桥派。

选择南纪派主要是因为庆喜血统与幕府始祖家康公更为接近；选择一桥派则是因为庆喜已二十岁，处理政事来要远比只有十二岁大的庆福成熟。就在两方相较不下时，美国舰队在安政五年（1858年）的一月，驶入江户小紫冲，威逼幕府签订更为不平等的通商条约。当时幕府签订国书，还是要得到



天皇的敕许的，时任幕府老中的堀田正睦，于三月前往京都，请求孝明天皇下达敕许。

朝廷中以中山忠能、岩仓具视为首的八十八名尊攘派公卿，联名上书天皇，认为签约是“有辱神国”之举，孝明下诏表示，为顾及列祖列宗的颜面，断不可给予敕许，屈从于丑夷。失败的堀田正睦只得灰溜溜跑回了江户，哪知刚到幕阁，就以“请求敕许不力”的罪名被弹劾，被罢免老中职务。取而代之的，是其后就任幕府大老（幕府官员首席，比老中要高）的井伊直弼。

井伊直弼是个枭雄人物，他掌权后，先是不等幕阁公议，便立德川庆福为将军继承人，后是不等天皇敕许，便擅自与美国签订了《日美修好通商条约》。在直弼的铁腕下，一桥派的努力遭到毁灭性打击，而天皇的颜面也顿时扫地。气急败坏的一桥派藩主，纷纷进入江户，指责直弼“无敕许调印，私自签约，漠视天皇尊严，为大不敬”，直弼针锋相对，认为一桥派藩主“不时登城”（指藩主大名不按规定时间进入江户城），犯了惑乱幕政的罪过。对立情势愈演愈烈，一桥派的岛津齐彬，甚至要率五千精兵杀到京都拥戴天皇，与直弼对抗。

六月十五日，卧病在床的将军德川家定突然把各大名招到宅邸，宣布了一生中以将军身份、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的命令——立庆福为继承人，并要处分一桥派。说完这些后，家定又进入了半植物人的状态，直到次年去世，也没再发布过一道意义鲜明的命令。

据说家定之所以下如此命令，是因为南纪派买通了将军的后宫“大奥”，然后大奥里的人向家定进了谗言：“一桥庆喜殿下是位翩翩的美少年。”这话引起了先天残疾的家定的嫉妒，一桥派的命运就在这句如同儿戏的话下被确定下来。

八月八日，孝明天皇因为不满井伊直弼专权跋扈，便下了道密敕（戊午密敕）给御三家之一的水户藩，要求水户藩主德川庆笃（德川齐昭之子，庆喜之兄）与其余雄藩联合，绕过幕府，废除《日美修好通商条约》，共襄攘夷大业。接到密敕的庆笃不敢自专，又把密敕上交给幕阁，直弼乘机以此为借口，称水户等藩“越权接受敕书”、“有犯上倒幕之心”，掀起安政大狱，搜捕陷害一桥派尊攘义士，日本霎时陷入血色恐怖。

四、枯骨犹唱大和魂

江户城的传马町，是酷狱的主要发生地，一批批尊攘派志士，被用绳索捆绑到这里，经过简单而粗暴的审讯后，或遭斩首，或被勒令切腹，整个传马町监牢化为人间炼狱。

井伊直弼亲自下令：

处罚扰乱妨碍与诸国签约行为之人；

处罚在将军后继人事件中，扰乱幕政之人；

处罚京都朝廷中，惑乱天皇，鼓吹倒幕之人；

处罚戊午密敕事件中水户藩相关人员。

安政大狱中，先后被陷害的分别有以下著名人物：

前水户藩主德川齐昭、岩濑忠震（做事奉行）、永井尚志（军舰奉行），永蛰居；

一桥庆喜、伊达宗城（宇和岛藩主）、松平庆永（越前藩主）、山内容堂（土佐藩主）、德川庆笃（水户藩主）、川路圣謨（西丸留守居役），闭门谨慎；

安岛带刀（水户藩士），切腹；

桥本左内（长州藩士）、赖三树三郎（京都儒者，赖山阳之子）、吉田松荫（长州藩士），斩刑；

梅田云滨（小滨藩士），在狱中瘐死。

其余遭流放、减禄的不计其数，但最让幕府鹰犬感到惊讶的，是来自长州藩的吉田松荫。

这是个瘦弱如儒生般的人，宛如一片枯黄的树叶，唯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他清澈而坚定的眼神。原本这松田虽是个尊攘思想的宣传者，与此次事件本无多大关系，他的罪过是企图刺杀亲自签订“日美条约”的幕府老中间部詮胜，但并没有付诸行动。幕府的官吏便在文书上用笔一挥，写下了“流放远岛”的判决。

哪知吉田松荫微微一笑，说：“请禀告大老大人，还是把我的刑罚改为



死刑更为适当。”

官吏们震住了，蝼蚁尚且偷生，何况人呢？看着呆若木鸡的官吏，松荫还是温和地笑着，然后不理睬他们，独自在供状上泰然书写昔日企图刺杀间部老中的“罪状”。消息传到幕阁，直弼雷霆震怒，认为松荫乃尊攘运动的精神教父，不杀不足以立幕府之威，便在判决书上亲自将流放改为“斩刑”。

吉田松荫，这位山鹿流思想的信徒，虽只是个长州五十七石俸禄的贫寒之士，胸怀的却是整个天下。这个瘦削之人，在年轻时将自己取了个“二十一回猛士”的诨名，“吉”字拆开是“十一口”，田字拆开是“十口”，合计二十一，表明自己要为国家拼搏献身二十一次也不会屈服。

早在黑船来航前，吉田就得知了彼岸的清王朝在鸦片战争中战败的事实，嗅觉敏锐的他认为日本只有学习西洋的技术，才能抵御即将到来的侵略，为此他不惜脱离长州藩，周游日本各地，甚至还登上了列强的黑船实习！

回到长州后，吉田被处以开除士籍与剥夺俸禄的处罚，但他继承了村下私塾，为长州培养了数不清的维新英才。吉田疾声大呼：天皇之下万民平等，须从草莽中发掘真英雄，要训练强大的海军，开拓国家利益。当日美条约签订的消息传来，愤慨的吉田要刺杀幕府老中间部詮胜，后被囚禁在野山狱中，安政大狱开始后，又被移送到江户的传马町。

次年十月，满天秋风，吉田松荫慨然就戮，得年三十，终生未婚。这位在讲台与狱中度过大半生的寒士，既是维新运动最早的殉难者，也成为了其后维新运动的精神指导者。

后来，吉田松荫的弟子在狱中发现了老师的遗作《留魂录》，书的开头写着松荫赴死前的心态：“躯体虽葬武藏野，枯骨犹唱大和魂。”

五、风雨激荡

按照通行观念看来，井伊直弼的“安政大狱”，无疑是可憎的，值得批判的。不过细细想来，直弼看似残酷的举措，其根本目的还是在于维护幕府的威权，希冀日本近代化进程还能在幕府的主导下完成。